

“新巴”进城

● 顾海鹰

“新冠”来袭,宅家“闷死病毒”。

其实,即便没有“新冠”,我是不是就到处“游山逛水”了呢? 未必!

我又想起了那次“进城”的经历。

那天,我哼着篡改过的《逛新城》小曲出门和女儿碰面逛南京路:

“女儿耶!”“哎!”“等等我!”“噢,看看上海新面貌!”“妈咪耶!”“哎!”“快快走!”“快快走来快快行呀,噢呀呀呀呀”……

已经好几年没去逛南京路了,我自嘲:都成了上海人说的“巴子”了,不过是新加入的“新巴”。在女儿盛情邀请之下,终于做出重大决定,和她一起逛街!

女儿关照我:先乘公交车到徐家汇,再换乘地铁到人民广场,走一点点路就到了新世界。

“知道了,10 点在‘新世纪’碰头,不见不散!”

“错,是‘新世界’!”往脑子里过了两遍,牢记在心。

到了地铁,只有往莘庄方向和火车站方向两个标识,人民广场应该是在火车站方向? 路人的指点证明我选择正确。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朱健

滑雪记趣

● 马蒋荣

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是看着《林海雪原》小说长大的,平时还会哼唱几句解放军小分队侦察英雄杨子荣的一段经典唱词:“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以 203 首长少剑波杨子荣等 36 人组成的剿匪小分队,在夹皮沟的林业铁路工人李勇奇和姜青山帮助下,训练小分队的滑雪技能,不出半个月全部掌握了滑雪技巧。小分队队员脚下的那一双长长的滑雪板和用来支撑前行的两杆滑雪竿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中。

可惜以前的上海别说能够穿着滑雪板滑雪的“林海雪原”、“雪场”,就连冬天下雪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因此滑雪成为了一个遥远的梦。

2005 年年底,几位同事吃饭时聊起了旅游,最后四名同事达成共识组成了赴哈尔滨旅游的“小分队”,我马上联系了一家旅行社,于 2006 年 1 月 6 日上午乘飞机出发,下午到哈尔滨太平机场后大巴直接送我们到名闻遐迩的亚布力滑雪场,住进了就在滑雪场旁边的“新闻大厦饭店”。

第二天上午起来,天高云淡,气温报告是零下 29 摄氏度。看着饭店门前一望无际、白雪皑皑的高山和宽旷无垠的滑雪场,我兴奋地不由自主吟诵起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导游为我们这个上海散客团找来了当地的地接,地接导游非常热情地为我们借来了免费的滑雪板、滑雪鞋和滑雪手杖,还问我们要不要借滑雪衣穿,借一套 100 元。当时 100 元还是蛮贵的,因为我们

窃喜!“巴”得“结棍”!

女儿打来三个电话,终于母女相见:你怎么等在边门? 我怎么知道‘新世界’有几个门? 你好象没有告知过? 还好女儿很快“阴转晴”:昨晚我都激动得没睡着! 你终于肯出来逛逛了。

至于嘛?!

“走,带你先去改变发型。”女儿边说边拖着我往前走。

帝凡尼? 好贵的。你别管,我有卡。好吧,见见设计师再说。

第一个设计师是年青人,说我的脸型比较适合长波浪。

我想走,女儿不甘心,非要等事先她帮我打听到的名叫陈友军的设计师。11 点时终于把陈设计师等来了:“把波浪拉直,头顶上蓬松些,再削点层次出来。”年青的设计师一边拨弄着我已经按照女儿的要求洗过的头发一边设计着。

“妈,你就听设计师的吧!”看我点头,为我洗头的王丽小姐动作麻利地很快拿来了“柔顺剂”往我的头上抹。

随着洗、剪、吹多道工序的“捣持”,本人旧貌换新颜。

女儿欢呼:变年青了!

这是我吗? 还是原先的好!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有点惶恐。

“我就知道你们老人观念不会变的,永远都不变!”女儿的脸拉长了。

我没敢再说啥,陪着小心,孩子是一片孝心嘛! 为了讨好女儿,我答应和她拍“大头照”。依偎着老妈的女儿笑得很灿烂;老妈表情僵硬,都是那发型闹的,我只

能在心里嘀咕。

取了照片,开始逛新世界。买了我的 2 件衣服和女儿的头花和鞋子。

“知道星巴克吗?”女儿问。

“听说过。”

“我请你喝咖啡。”我也走累了,正好。咖啡很浓,很甜,喝完了,用自带的茶水漱口。

又“巴”了“一记”。我还是喜欢喝不放糖和奶的“清咖”呀。

女儿给我拍照,我也帮她拍,然后她郑重宣布:争取在四点半把你送上“差头”(出租车),赶在下班高峰前回到家。

我又一次感受了女儿的孝心。按照女儿的安排回到家,先生一见面大呼:哈,变样子了嘛!

好吗?

“还是以前好。”亲友团意见各占 50%。

老同事们见了:咦,变样子了嘛。

好吗?

“蛮好的,蛮年青的。”同事组团意见一边倒。

甬管好不好,总算品尝过有生以来最贵的一次理发滋味,580 元理一次发啊! 总算亲眼目睹了那条年青时候曾经经常逛的南京路的巨大变化。

下一个逛街目标和女儿基本确定:

淮海路……

我已经开始想象了:出门戴上口罩,带上免洗消毒液;拿好智能手机,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刷卡付钱,最要紧的还是手机中的“健康码”一定会用上的,否则不让乘车不让进商店门……

呵呵,但愿这次进城不“巴”啦!

一朝着戎装,永远跟党走

● 薛鲁光

壬寅虎年的钟声敲响之际,我这个穿了四年戎装的退伍军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有所在的徐汇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发来一份热情洋溢的慰问信。还有虎年邮票两枚、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邮票各一枚以及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首日封一张。这是共和国对我区 3.5 万退役军人热忱关怀。我激动地难以自己,不由回想五十年前的我。

1970 年 12 月,我 16 岁。文革后期,哥和姐一个去黑龙江屯垦,一个去云南戍边,我呢,“逐鹿中原”。那时,当兵是最好的出路,许多人削尖脑袋往军营钻。我呢,纯粹一个幸运者。那年,我只身坐火车来到河南南阳,在穿上绿军装的那一刻,我一蹦三尺,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接兵的是一位排长(姓名忘了),个子矮矮的,一张圆脸,颇有几分雷锋的神韵,一口道地的河北话听起来真美。他似乎对我这个上海兵特感兴趣,问这问那。火车在焦枝线上奔驰。当初都不知道往哪开。问排长,他只是笑不搭腔,问急了,答曰,军事秘密。那时的火车都是蒸汽机车,鸣着汽笛,吐着白烟。屁股还没坐热,被告知到地界了。一问——开封。于是,开封在我一生中,成了仅次于上海的城市。因为我在那里生活了 1460 天。

部队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洋溢青春、释放活力的大熔炉。从头到脚体验一名军人听觉指挥、作风优良的军政素养。从学校出来的我,尽管张着好奇的眸子,也难以适应这紧张严肃的环境。我们先到部队农场,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集训。开始整理内务,就是将自己盖的被子整理成竖直横平的一块豆腐。挎包、腰带、毛巾、茶杯都要放在指定的位置。队列操练时手臂与双腿摆动要整齐划一,以及在投弹、射击等军事训练中则要按要领进行。记得一次连队搞紧急集合,手忙脚乱的我无所适从,多亏班长的帮忙,才不让我当众出错。野营拉练脚磨出泡,老兵帮着挑泡,走不动了,老兵就帮着扛枪。那氛围,真叫作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互相关心与帮助。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已是两鬓染霜的老人。与班长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复员在老家当上了放映员,开着助动车走南闯北为乡亲们放电影。后来他承包了村里 5 亩果园,靠着在部队打下的稳重踏实的那股劲,他一家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在上海,经过努力当了教师,两人互相勉励,如今都在颐养天年。“一朝着戎装,永远跟党走”,我们要将部队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为退役军人增光添彩。



■ 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钢笔画)

杨秉辉

自己都穿了厚厚的羽绒滑雪衫,再加上上海导游已经告诉我们可以不借的,于是大家都谢绝了。地接带我们找了一位滑雪教练,问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滑雪,当然回答:都是啦。教练在介绍了安全注意事项和基本滑雪要领后,特别让我们就在第一根平缓的大滑道处练习,千万不要去远处第二第三根滑道,因为那里都是会滑雪的甚至是专业滑雪运动员训练的滑道,一不小心可能会被碰撞,发生意外事故。

又是绑带又是护膝又是高帮的滑雪鞋,我穿上就费了不少时间,再压上滑雪板的带扣就和大家一步一步走向滑雪场。谁知看着别人非常容易的滑雪前行转弯

急停,我只能是身体前倾吃力地撑着两根滑雪杆前行,那个速度可以说比蜗牛爬快不了多少。就这样,我在雪道上来回硬“撑”了一个多小时,外面冰天雪地,我里面穿的棉毛衫裤早已被汗水浸透了。

俗话说:看人挑担不吃力,岸上观潮嫌水小。我这次的滑雪经历既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也进一步增加了对《林海雪原》剿匪小分队的敬意。现在,第 24 届北京冬季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从电视中看着那些我国和世界各国地区滑雪运动员挑战人类极限的速度和技巧,太让人佩服了,因为我体会得到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是多么的不容易。